

## 109 年台灣電視史口述訪談研究計畫

執行團隊：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受訪者：田文仲

主訪者：魏玟、王亞維

時間：2020 年 8 月 11 日

地點：雨豆田園音樂餐廳（高雄市左營區）

（訪談開始）

### 一、進入台視的過程

訪：從國立藝專畢業到進入台視工作的過程。

田：我讀書的過程很坎坷，我從小不是好孩子，當年所謂的太保啊什麼的，我那段時間都有經過過，但不是流氓。我高中畢業以後，沒有考上大學，那個時候 18 歲就要當兵，我就去服兵役了。最早還不是去服兵役，是考官校，到了官校以後，又覺得這個生活太枯燥，又想辦法又下來，後來再補兵役。所以我從 18 歲該當兵的時候，一直到 24 歲才服完兵役，斷斷續續，我服的是憲兵役。那時候台北有個新南營房，在新生南路，非常簡陋，我們吃飯是六個人一桌，但沒有桌子，飯菜打好了放在那地上，那個地是土的地面，沒有洋灰地。一邊操練一邊就在那打飯，那個風沙都颳進去。我們十一點半出操完了以後吃飯，大家圍著吃飯，也吃得很香很好，說不衛生，我們也沒得過病，還是很好的。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啊，當時是時代背景也有關係，當初國家的國力也是有關係，服兵役是我們應盡的義務，是應該要去的。所以就去了以後，去了以後在新南營房受訓四個月，四個月以後就把你分發出去，到部隊的，有到地區的，因為我們那個時候叫地區憲兵隊，這個部隊裡的憲兵隊，就這樣分發。我很特殊，因為我在服兵役之前我在廣播電台，廣播電台，在幼獅廣播電台。現在還有，在敦化北路跟南京東路交叉口，有一個電台，那個叫幼獅電台，屬於青年救國團，我在那裡上班。因為我有這個專長，所以當兵的時候，把我分發到一個廣播電台裡去做這個工作，那個電台叫做光華電台。光華電台是對大陸

廣播，不對我們國內廣播，他是直接對大陸廣播的，是屬於國防部的，光華廣播電台在林口。那麼這樣子，我的服兵役所以等於是還是在做我的電台工作，沒有去沾到別的什麼除草啦，這個那個，除了受訓的時候有，後來沒有。後來我們從光華電台退伍了以後，台視民國 51 年開播，我們就考進了台視。我們當初的台視，民國 51 年，很簡陋，就是現在台視的原址，只有一層樓，但是還有個地下室。那個地下室是電視（機）製作廠，以前很有名的電視（機）的品牌叫做台視，就是台視電視。現在可能台視還保有他原來的那個第一台電視（機）。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才真正算是踏入了電視，整個投入了這個工作。那當初，剛才我們有談過，我們幾個都是當初進去的，有廖蒼松啦，有羅大任啦，盛竹如啊，都是我們在台視的第一代的新聞組的朋友、節目部的朋友，大概就這個。但是節目部那時候是簽約的，做演員要跟他簽約，基本演員約要簽，不屬於電視台的正式職員，但是呢，他是屬於電視台御用的基本的演員。所以那個時候能夠說是在台視擔任一個基本演員，那時從事這個行業的人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大家夢寐以求。從事這個行業出來以後，就業第一志願要做什麼，我要到台視做演員，我要到台視做記者，這個都是我們當初從事這個行業夢寐以求的一個工作。那麼從民國 51 年台視開播，我們就考進去了，考進去，民國 51 年，是 1962，我記得很清楚，很隆重的開播儀式，蔣夫人宋美齡來給我們剪綵，來給我們剪綵。第一任的總經理叫做周天翔，周天翔是工礦公司的總經理（應為台灣省檢驗局局長），所以台灣的電視的起點就是民國 51 年。那我們正好是國藝大的（國立藝專），我們那班的同學大概二、三十個而已，有一半進入電視台。

訪：您那時候是什麼科，國立藝專？

田：國立藝專叫作國立藝專，不是國立藝術大學，有三科，一科叫國劇科，唱京戲的，一科叫話劇科，話劇科就是現在的所謂的影劇科，還有一科是美術印刷科，美術，就是做美工，美術印刷科，只有這三科。這三科合起來，我們的學生，包括老師在內不到一百人，沒有校舍。板橋有一個華僑中學，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現在還有，華僑中學。我們跟華僑中學借了三間教室，借了四間教室，一間是辦公室，校長室辦公室，三間就是剛

才我講的三科，國劇科、話劇科、美術印刷科，三間教室。就這樣草草地成立了一個國立藝術學校，還不是專科學校，國立藝術學校，這是民國 44 年的事情，後來再慢慢地升格，變成藝專、現在變成國立藝術大學了。而且當初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不管是新聞部或者是節目部，百分之九十是國立藝術學校的同學。當初我們有很多老的演員，如果不是從這個學院派出來的，大部分是從軍中來的。以前陸軍有陸軍康樂隊，海軍有海光康樂隊，空軍有大鵬康樂隊。從這裡請他們到電視台來演戲也好，唱歌也好，都是這樣子的。所以剛才提到的常楓、儀銘、曹建，他們都是康樂總隊的，他們都是康樂總隊的。慢慢地他們退下來了還一直就在電視台工作。

## 二、進入台視之後，主持與戲劇同時進行

訪：那您剛進去的時候就開始演出了嗎，還是進去的時候先做別的工作？

田：沒有別的工作啊

訪：就開始演出了？

田：對呀，一開始的時候有演戲，但是呢，演戲.....我比較不適合夜間工作，我是早起早睡的。演戲一弄，一夜一夜地這樣幹，我就覺得很不舒服。後來我是這樣子，你們反正還要做別的節目，所以我就去做節目主持人，我就不演戲了。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節目是，電視綜藝節目裡面最早的一個，是慎芝跟關華石做的《群星會》。（訪：《群星會》您就參加了？）《群星會》第一集我就參加了。那個時候除了唱歌還要跳舞，我的舞跳得很好，但是我不喜歡這兩項東西。後來就慢慢地在電視裡面弄久了，他有節目，有第一個益智性的節目叫《以小見大》，《以小見大》。那是頭一個益智性的節目，我就擔任節目主持人。後來武田藥廠在台灣開了一個《田邊俱樂部》。《田邊俱樂部》最早是李睿周先生擔任主持人，現在這個人還在，現在在美國。那麼，他做第一任主持人，我是第二任，我是第二任《田邊俱樂部》的主持人。因為《田邊俱樂部》是一直有，為什麼？是人家（日本的武田藥廠）花錢來買時段做的節目，沒有廣告的壓力，就是日

本的武田藥廠在台灣做的節目，他有經費，所以不必靠廣告來養。那麼《田邊俱樂部》做了很久，後來慢慢地我們自己有製作節目的能力，才開始做了很多自製的節目，電視台本身製作。那麼製作完了以後，因為電視台本身製作成本比較高，所以後來就變成（有）外製、內製，有些節目委託外製，你製好了，你給我帶子我播就可以了，所以這個減低了很多電視台的成本。那麼這個播出的時候，我們才開始有，就從《田邊俱樂部》開始，《以小見大》、《我愛紅娘》，這個那個都通通出現，都是內製外包。所謂內製外包，就是你做我電視台的製作人，我給你製作費你去做節目，這樣這段時間我們都經過過了，後來就外製外包了。

訪：《以小見大》是比《田邊俱樂部》早？您就當主持人了？

田：早。（訪：大概幾年您記得嗎？）大概就是民國 51、2 年的事了。（訪：就剛開始很早的益智節目）益智性的，就是叫人家來我們出個題目給人答題，知識性的。（訪：您一開始的時候就是演戲跟主持兩項工作都有在做？）對。

訪：那我們可不可以先回到演戲的部分，您提到說，您還記得第一次演出是什麼劇嗎？這邊是有一個紀錄是寫說叫做《阿依娜之戀》？我網路上查不到這一部的任何資料。（田：我記不得。）您剛剛提到《生命線》？

田：《生命線》是連續劇，但是不是每天的連續劇，是一個禮拜一次。這個也不是台視做的，是光啟社。光啟社當初有兩個神父，在那裡.....他們都是學大眾傳播的，一個鮑神父、一個文神父。《生命線》就是講一個人，因為他得了癌症，他用他的有生之年做了很多好事，每做一次好事就是一集。所以我們大概做了多少集我也忘記了，大概最起碼有四、五十集。是光啟社外國神父做的節目，叫文神父，文啊，一個文神父、一個鮑神父。文神父後來到新加坡去，新加坡電視台去當導播了。所以那個很轟動，那個叫《生命線》。

訪：網路上還有一部叫《一塊銀元》？

田：《一塊銀元》是單元劇，「台視劇場」。「台視劇場」也是我們常演的節目，它不是連續劇，每次是一個單元劇。《一塊銀元》那個不得了，那個轟動得不得了。不是古裝，是民初的。那個戲啊，居然重錄了三次。

訪：為什麼？

田：第一次我們沒有錄影，現場演出。就是所有的演員都在現場演出，現場播出。所以那個時候很奇怪，他們看完電視都會跑到電視台門口來等這些演員回家，他好跟你拍個照。那時候的影迷是這樣子。他們也知道沒有錄影，反正我在家裡看到的，喔，現在他都在電視台，等一下演完了他一定會出來。那個時候經常電視台門口一大堆人在那邊等，就等這些演員下班回去。那個時候我們當然也不會讓人家失望，下來以後也會跟人家好好的聊聊天說說話。所以那個時候的生態跟現在不一樣，那時候的觀眾跟現在也不一樣，他是非常熱情的，非常熱情，他是真的是喜歡你。（過去）就是一家電視台，就是台視，演員就這幾個。

訪：您剛有提到說演戲有時候要熬夜，您不喜歡這樣子，那時工作的型態大概是怎麼樣？

田：因為你看電視，你看電視看一個鐘頭，我們大概要錄十個鐘頭，你明天要播的東西我今天還在錄耶。（訪：那是後來不是 LIVE 的階段了嗎？\_）  
對。那不是 LIVE 以後就很討厭，很討厭。演員哪，他沒有負擔，我演錯了我講錯了話那再重來就好了，所以這樣會拖很長。過去的演員演錯了，想辦法把他定下來呀，你自己要把它找回來啊，你忘詞，忘詞你要想辦法想別的詞給墊上去啊，那個時代是這樣子的。不像現在，錄一次不行再來第二次，再給你補補妝什麼，沒有。我們那時候有演到那個布景垮下來，那布景也很簡陋啊，真的，演到一半那個布景垮下來，連這個都有。所以那個草創時期啊，演員很好，演員都是實力派的，工作人員也很好，但是問題是設備不是那麼好，設備不是那麼好。所以往往我們做 LIVE 秀的時候，你要換一個景，怎麼換？有時候我們在這個景那邊演戲，那邊在換景欸。

換景又不能沒有聲音啊，鏗鈴哐啷的，有的時候。所以做 LIVE 秀的時候聲音很嘈雜，品質不是那麼好。所以那個時代是我們電視台開播的時代。但是，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我很懷念那個時代，很懷念，因為你有成就感。現在沒有，現在劇本都是專家給你寫出來的，導演也是專家，攝影師什麼都是專家。那個時候沒有攝影師啊，攝影師就是台視的工作人員，他也不是學攝影的，就是給你杵在那裡，對不對，他也不會。以前的.....像你們現在的攝影機，有 zoom，你要什麼鏡頭馬上就可以，那個時候要換鏡頭，你們可能沒見過，那個攝影機很大，要拉，他有三個鏡頭，有 long 的，有近的，你要用什麼鏡頭，把它拉出來扭一下再給他捅進去。那個時代阿，現在那種攝影機台視還有，那已經是骨董了，而且那個還不是台灣的，是光啟社從美國幫我們進口的，所以這個.....那個草創時期我們的待遇也很低。

### 三、電視台的待遇

訪：您可以說一下待遇是怎麼樣

田：我告訴你，演一集連續劇，就拿「台視劇場」來講，兩百五十塊台幣，兩百五十塊台幣。但是，我告訴你，那個時候的物價當然是比較低，但是也不會低到像現在他們一集拿五、六十萬。我們基本演員還有基本演員酬勞，基本演員他一個月，那個時候不得了耶，那時候我們一個月是一千兩百塊錢的薪水。公務員大概八、九百塊，七、八百塊而已，我們就一千兩百塊，還有這個。所以你每再演一次戲，他就給你一個酬勞。後來就沒有基本演員了。

訪：所以您那時候一進去就是簽基本演員合約

田：對呀，那個時候我們都覺得了不起，我們跟台視簽基本演員約，那是無上的光榮啊，大家夢寐以求。從事這個行業的，那時候我不是講嗎？國藝大那時候叫國立藝術學校，只有這一個學校，我們那一班二、三十個人，有一半都進了電視台的，做導播的做導播，做製作人的做製作人，做演員的

比較少。(訪：基本演員簽了之後，他有保障你的演出機會嗎？還是說就是看狀況) 那個時候不用保障，沒有別的台了，他一定要你，他簽你就是要你不要去別的地方，當然天天都會找你。

訪：演出的工作量很大？

田：不大，沒關係。壓力很大，LIVE 嘛，我們要去那裡演耶，演了就播出了，沒有錄影，沒有這種設備。台灣的電視史上草創的時候就是這樣，根本沒有錄影。

訪：那時候您有沒有演出過閩南語劇？閩南語劇蠻多的。

田：有啊。我第一齣戲就是閩南語劇啊，《生命線》就是閩南語啊。(訪：《生命線》就是閩南語劇啊，《一塊銀元》不是啊。)《一塊銀元》是國語。(訪：《生命線》是閩南語劇。)對。

訪：您那時候閩南語沒問題？本來就會講是不是，還是要練？

田：我 9 歲來台灣，來台灣的時候，我告訴你啊，台灣人沒有人講國語。不是日本話，就是台灣話，因為日本統治台灣了 51 年，他不但不准你講台灣話講中文，而且把你的名字都改成日本名字。我閩南語沒問題，因為那個時候我們講閩南語，沒有國語可講。我從民國 37、8 年我到台灣來的時候，連我們的老師國語都講不好，他們不是講閩南語，(是)講日語。日語他們非常流利，因為他們平常.....他們的國語也是從民國 34 年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那個時候我們的老師才開始學國語。所以我們去學校有一段時間是推行國語的。你不講國語，你講一句閩南語要罰一塊錢欸，喔不是，罰一毛錢。那個年代我們經過過，是這樣子才把我們的國語慢慢地推行出來的。當然我們，因為我是河北省，我是北京人，我們的話本來就接近國語，所以我們比較佔便宜。你說到了福建省什麼四川省，沒有人會講國語，都講他們方言，他們就比較土。福建省講的是閩南語不是台語，語言裡沒有台語這兩個字，就是閩南語嘛。

#### 四、演員之間的情誼

訪：您比較熟悉一起工作的演員，有沒有跟誰感情比較好？

田：我們都很好，我們感情都很好。（訪：您要不要描述一下一兩個？）那個時候的.....因為我.....我到民國九十幾年就離開了電視這個行業。在我們最初做這個行業的時候，大家是互相扶持，是互相激勵的，互相教導的。啊這個地方演得不對，我告訴你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那些老演員會這樣告訴你。那導演也都是老演員。（訪：有沒有對您幫助比較大的老演員？）怎麼會沒有呢？像常楓他們都是我們的長輩，雖然是同一個時代，但是他年齡比我們大很多，常楓、曹建。

訪：您說他們從康樂隊過來的？

田：張方霞，他們是專業嘛。當初從康樂隊過來，但是人家康樂隊也演戲不輸我們，是不是？所以他們真的是不錯後來我讀國藝大的時候都有很多老演員在那邊給我們上課，像張方霞就是我們的老師。他雖然沒有教授的資格，但是他有專業，專業講師。那些真正你到國立藝專去，你學什麼？不就是學這些。那些真正有學歷的，他不會演戲啊，必須要找這些老演員來給我們講課，帶我們怎麼演。所以呢我們當初既是朋友也是長輩，也是我們的老師，是這樣在一起相處。

訪：簽了基本演員之後大家好像就變成公司的員工一起工作？

田：對呀，而且也沒地方演了，只有在電視台演，是不是？後來才有歌廳啊什麼的，他們這些歌星啊、演員啊，有的時候到歌廳裡面去做做秀，那個錢就比較多，他是算天的。我們有些人是不去的，像我，我就很少去，那個環境跟那種生活，那種表演方式，我比較不太接受。

#### 五、演出《聖劍千秋》的經驗與感想



訪：因為正好您那張照片，我們剛剛有聊到，剛提到早期的連續劇，您那張照片，1975 年的、民國 64 年的《聖劍千秋》，您要不要談談這部？

田：《聖劍千秋》，憑良心講，那是當初在台灣的民國 51 年開始，台灣的電視事業已經在蒸蒸日上，為什麼會請這麼大牌的一個明星來（李麗華），就是吸引觀眾。因為他紅不是紅在台灣，他在中國大陸就很紅，到了香港也很紅。當初我們所有的電影都是香港進來的，所以香港的明星，像是邵氏公司拍的電影，在台灣非常非常地興盛。所以我們對香港的明星非常了解、崇拜。後來我們有了電影公司以後，中央電影公司，台灣電影公司，台製廠，還有一些私人的一些電影公司出現了，才慢慢培養我們過去。但是沒有演員之前都是請香港的明星來演，李麗華就是我們電視台請來唯一最早的一個電影明星來演電視劇。因為電影明星不見得每一個都能演電視劇，因為電影，拍電影你也曉得，一個鏡頭一個鏡頭來的，是不是？我這句話講了，你就把它拍下來，回去再剪接。電視不是，它是連貫的，你一出場就要演到底，整場戲要把他演完，所以這種是要本事的。所以有很多電影演員不適合做這個，但是李麗華適合，因為他是很老很老的演員出身。他可以算是中國唯一的一個國際明星，就是李麗華。因為當初他演的片子不是光在台灣，在香港、新加坡，甚至於外國，這個美國、歐洲，我們片子都會放出去，人家都知道李麗華，他是個國際明星。當初我們請他回來來演《聖劍千秋》的時候，他是在法國。請回來的時候，他說給你兩個月的時間去拍，那個時候已經有錄影。所以李麗華這個大明星能夠請來演電視，過去的電影明星不屑看電視明星啊，你們算什麼，我們才是明星啊。後來李麗華來演了以後，有很多電影明星也要來演，但是來演他們不能適應，因為他拍慣了電影，他沒有辦法連貫地演戲，所以也有這個，所以從電影轉業到電視來的不多，反而從電視裡面演紅了轉到電影去的很多。因為電影太容易啦，一個一個鏡頭拍，這個鏡頭你擺好了，我就坐好了，你拍。該講什麼講什麼，對不對？講錯了講錯重來。

訪：《聖劍千秋》是一個古裝的武俠，您還記得您演出的角色跟當時一些演出的狀況嗎？

田：《聖劍千秋》裡面有武打。但是呢，電視的武打很簡單，我們可以找替身，你真正打的時候，他是一個 long shot，是很 long 的一個，把我們的服裝給他們去打，他們打得才漂亮，我們沒辦法打。但是我們只能補些鏡頭比劃一下，他就把它穿插在裡面，包括李麗華也是這樣。但是李麗華很少找替身，因為他本身有武功。李麗華不是電影演員，也不是話劇演員出身，他是京劇演員出身。你知道京劇演員從六、七歲進科班就是文武崑亂不擋。京劇演員是有功夫的，所以他的一招一式，一舉一動都很漂亮，為什麼？他有京劇的底子，一般我們沒有。所以你看他站在那裡，你一看他就是樣子，他就擺出來一看，很漂亮，所以李麗華真的不容易。那麼我這張照片呢，我剛才也稍微提了一下，我沒有，是有一個拍這個照片的一個記者，當初給我們拍劇照，拍完了以後，他也很喜歡李麗華，他就過來站在我們旁邊，他把那個攝影機給人家，叫人家也拍一張。後來我在這裡開店，他說欸，我送你一張照片好不好？我說你哪裡有我的照片？「欸，我有」，他現在還在做記者，在《中華日報》。他就把這張照片拿給我看，他說我放大來給你，所以你看我跟李麗華穿的是戲劇裡面的服裝，他穿的是現代服裝，所以叫人家拍的，但是因為在他的攝影機裡面，有底片，就放了一張放到這裡。所以可以看得到那個時候我們在演這個連續劇啊，那真的跟拍電影是一樣的嚴謹。現在很簡單，尤其是現代劇，所謂的時裝戲，實景那麼多，隨便去拍，為什麼大陸劇那麼好呢，他要什麼景有什麼景，說今天我要去頤和園拍，頤和園就在北京。你演那個時代的戲，他有頤和園的實景可以拍，所以大家願意看。我們要在棚搭個頤和園，你再搭得好它也不像。何況台灣的這種電視台裡面的布景是，我們那個椅子我坐到什麼地方會割屁股我都知道。那些畫，吊在那裡的，真的不講究，演明朝的戲拿清朝的畫在掛，這種事情太多了，但是一般的觀眾沒有發覺而已。憑良心講，觀眾的水準也沒那麼高，他也不知道是明朝還是，反正一個古畫在那裡就算了。所以我講這個，意思就是，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工作人員，他們的認知和他們的常識不夠。我們過去有幾位比較有名的美像陳君天啦，像這些人啊，那個都是才富五車啊，你提什麼事情他都可以給你講得出來啊，而且他自己能說能寫能畫，還能設計，他不模仿的，「我可以設計出來。」。所以像這種大師們啊，那個時候是跟我們在一起工

作，所以你會覺得很舒服。但是那個時候也沒有現在這麼每天要來個劇，你光背詞都背不來，你怎麼能講究到別的部分。演員演技是與生俱來的，你要訓練他成李麗華不可能，你要訓練他成楊麗花也不可能，他與生俱來就有那個型，而且他又是從小就學這個戲的，是不是？不像現在，現在他們上個電視唱個歌，好像有一點名氣，我這連續劇找你來演，沒有素養怎麼演得好呢。但是現在的人也不講究你好壞，只要看人就好。所以後來大陸兩岸開放以後，我就到大陸去了，大陸的戲演得很好。第一因為他們講究，第二個他們的演員太多了，他是萬中選一，因為他們太多好演員。你看人家有中央戲劇學院，中央什麼什麼學院，每一個行業他都有他的專業在那邊培養。你入學校的時候，你的造型他都把你排下來了，他認為你可以。不一定英俊瀟灑，你很性格的有特殊造型的，這些他都要。後來大陸戲也可以進來，因為網路已經開放了，你沒辦法，你不能進來也不行。不但是進來了，而且兩岸還合作拍攝。後來就沒有合作拍攝了，為什麼？我們這邊的演員到那邊去沒辦法應付。有一個蠻好，李立群。李立群他不是那種英俊瀟灑的，他是實力派的演員，他的戲好得不得了，他在那裡去才能跟人家搭上。否則我們這裡去了搭不上的。所以李立群他不是靠外表，靠他的演技，而且他很用心很努力，他是一個蠻有深度的演員，他不是靠外型的那種。我跟李立群不是很熟，但是我看他的東西我看了很多，我非常欣賞他。

## 六、與鄧麗君合作

田：而且你看像這麼多歌星，當然你們所看到的最經典的是我跟鄧麗君的那個《十億個掌聲》。他確實好，而且他好在不只是歌好，他的性情也好，他的工作態度也好。我們在台視錄影的時候，照理講，大明星在打燈光的時候，一定會找人站在那裡嘛，他都不要，他自己站在那邊來打。這種人他紅一定有他的原因，他太了解應該怎麼做，是不是，他跟每一個工作人員都好得不得了，噓寒問暖，錄完以後跟人家答謝，這是鄧麗君他的一個工作的態度。從一個人的工作態度你可以瞭解這個人將來在這個事業上能不能成功。演員這個行業，主持人這個行業，太難了，不是老闆要你的問題。今天我台視我是總經理，你來幫我演個戲，可以，但你來演，也要讓

觀眾能夠認可。觀眾覺得欸不錯，下次我還要看，你才有活的生路，不是老闆叫我來、我跟電視台很熟、老闆或總經理是我爸爸.....這沒有用啊。所以演員這個行業是很殘酷的，不是老闆要你就行，要觀眾要你才行。所以現在能夠在這個行業裡面走出一片天的，都有他一定的本事。蔡琴歌那麼好，對不對？他也不是屬於那種豔麗型的，但是人家工作態度多好，他能夠把他的情感融入在他的歌裡面，紅得不得了啊。蔡琴他過去在唱歌的時候，會帶一個吉他，他是屬於校園歌曲的那種明星，因為他自己覺得他不像明星。但是呢，愈不像明星的愈是明星。現在沒有人會不喜歡蔡琴，也沒有聽人家講過不喜歡鄧麗君啊，那都是他自然的呈現，他不做作，他不是故意要怎樣，做作出來的東西是不自然的，我要看的就是看你的自然。當然基本的歌曲，憑良心講，只要你五音正常，能夠把你的情感放入歌裡面，就可以唱歌。但是問題是，你的性情，你工作的態度能不能像人家這樣子。鄧麗君紅遍中國大陸，為什麼？那是比較特殊的，那過去我們這邊的東西大陸看不到，後來等他可以看到的時候，第一部片子就是《十億個掌聲》進入了中國大陸。一看到喔，這個歌星這麼漂亮，又那麼能唱，我們請他到大陸來。他的影像沒有過去以前，有錄音帶過去，大家聽鄧麗君的歌聽的.....，因為大陸都是那些硬梆梆的歌曲，沒有這種柔的歌曲嘛，他們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那種雄赳赳氣昂昂的什麼愛國歌曲，沒有這種柔的歌曲。等到我們的歌曲能進去以後，他們才發覺，喔怎麼有這麼好聽的歌。

訪：您本來就認識鄧麗君小姐？

田：他是參加歌唱比賽，我們在，那一次是在彰化還是那裡我忘記了，我是評審，他比我小很多。欸，這個女孩好得不得了，歌又能唱，很年輕，那時候才十五、六歲。很好，我們就跟他簽約，請他到台視來，他在台視工作態度又好，一炮而紅。後來他就到外國，到國外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最後他在巴黎。

訪：那個（鄧麗君）演唱會的主持工作是，過程您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是不是.....

田：本來沒有主持人，本來就是他一個人唱。但是呢，在排練的時候我覺得他太累了，因為我是製作人之一，他太累了。因為歌星，你曉得，他們上電視要換衣服，你換衣服，又沒有別人能夠墊場，那你怎麼辦，你空著聽樂隊在那裡演奏嗎？不可以呀。所以排練完了以後，我說這樣子，我說我給你開個場，中間我穿插，你需要回去換衣服的時候，我來幫你做一點主持的工作。然後你出來我們再做個訪問，給你有一個緩衝休息的機會。就是這樣，也沒有排練，就是這樣子。現場演出就演完了，錄下來以後放出去。那個是現場演出喔，直播，但當然直播我們會側錄嘛，所以電視台側錄下來，後來那個帶子大陸上紅得不得了，都偷錄啊盜版啊，搞得也是一蹋糊塗。後來我就說，你們也不要盜版了，我跟電視台來研究，我們一千塊錢美金把版權送到中國大陸去，給你們，你們去發行好了。一千塊錢美金，便宜到不能再便宜，象徵性的。所以鄧麗君能在那裡那麼紅，就是因為這個帶子。這也不是壞事，能夠把我們的明星推到中國大陸去，對不對？多多少少我也跟著沾了點光，因為我是主持人嘛，是不是？其中有我。當初我把我的部分拿掉，只有鄧麗君的，後來人家那邊不同意，他說一定.....你要把原帶給我們。你曉得，中國大陸的市場有多大？太大了。一個人買你一個光碟好了，或是一家買你一個光碟好了，就不得了了，是不是。後來呢，他們是串來串去。那個時候的錄影帶，你拷三遍過去，就跟泡在水裡一樣，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不是現在光碟啊，就沒有了，看不清楚了，只有一點聲音。後來乾脆就把這個版權一千塊錢賣給你們，你們也不要盜版，就拿這個版權去正式地發行。我們賺到是一個鄧麗君在大陸上那麼紅，這把我們的文化歌曲推到整個大陸，影響他們很大，影響他們很大。所以當初我講了一句話，我說真正反攻大陸的不是他媽的國民黨，是鄧麗君啊，是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喜歡他，包括他們的軍人什麼的，都非常非常喜歡他，我說真正反攻大陸的是鄧麗君。

## 七、主持《我愛紅娘》

訪：好像在民國七十幾年之後就主持工作愈來愈多了，演戲愈來愈少。

田：就是因為我剛才講了，我不習慣半夜在那裡錄影，因為我是早睡早起的人。（訪：那主持一個表演.....）主持節目沒有半夜的，都是白天。

訪：您表演的方式有什麼不一樣？或是對你來講，這個.....

田：所以你要談到這個，真的我可以告訴你，我在台下怎麼講話，我在台上就是怎麼講話，我沒有刻意地去表演，這就是主持人。我做《我愛紅娘》也好，做什麼也好，反正什麼金鐘獎頒獎典禮什麼的，大概都是我來，在最早以前，通通是我在做。我就沒有故意地表演，所以才能主持節目，你演員是演別人，主持節目是演自己，要搞清楚這一點，不要去模仿別人的主持。你是什麼樣子，你要想怎麼主持，你就怎麼主持。所以我講的，戲劇演員是演別人，他有個劇中人。今天主持節目演的是田文仲啊，不是演蔣介石啊，所以你不必表演，你愈自然愈好。是不是？今天你訪問我，我這樣講話，我到台上去，我也是這樣講話。是不是？我也不會說拿腔拿調，扭扭捏捏，故意要讓人家看起來我，這個都沒有必要。演員不同，演員你是演別人，不是演你自己，所以主持節目容易，演員不容易，演員不容易呀。

訪：我覺得你主持也很不容易耶。

田：那就是演你自己嘛，所以主持人是要有條件的，你要讓人家看你看得順眼，能夠接受你的主持這種風格，你才能活啊，但是你表演的是你自己，我不是表演劇中人。所以觀眾是沒有感覺的，欸這個主持人還不錯欸，這個我們都可以覺得.....也不是.....他也不是長得什麼英俊瀟灑美麗大方，但是他會感覺到我跟他一樣，他會這樣想，他雖然不是主持人，他看.....如果我去電視裡面去表演，我也會像他這樣子，他才能接受你。這怎麼講，這就是自然啊，你不要把自己的身分先抬高，我是主持人、電視明星，你這樣子就永遠就在電視裡面紅不起來。主持人演你自己，你要演戲劇的話是演別人，你要揣摩。演員太難了，大明星演員很難，主持人容易啊，主持人就是演你自己嘛，本來就是這樣嘛。

訪：那我們聊一下那個《我愛紅娘》，因為他當時是一個非常創新的節目，以前從來沒有這樣的主題。

田：《我愛紅娘》這個節目之所以他能夠紅，就是他有真實性，他是真實的。是真的是人家來報名的，上來以後我們真的是沒讓他們事先見面，是隔離的。在台上的講話沒有劇本，你愛怎麼講怎麼講，靠兩個主持人逗他們，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他如果講錯了，主持人要再給他圓回來嘛，是不是？等到他見面的時候，那一見面、那一剎那，是真情的流露。喔怎麼這麼醜，他那個臉他自己就會有真情的流露，很漂亮的，喔！，這個鏡頭你要把他抓得住。所以《我愛紅娘》是一個真的節目，沒有排練，沒有排練。當初我們那個洪里夫製作人，他說是不是要排練一下，讓他們先見面，我說千萬不要，你這樣子我們不來了。所以我跟沈春華兩個人，他是負責男生那邊，我是負責女生這邊，我們都把他們分開。那個太難，讓他們在一個電視台裡面都不見面，節目的布幔打開才能見面所以後來有很多其他電視台也模仿《我愛紅娘》這種型態，中視好像有一個《非常男女》，還是什麼，這種節目有好幾個，找一些俊男美女套好了才來上節目，做不了一季就沒了。《我愛紅娘》做了十一、二年，我都不曉得，他們說做了七、八百集，我說哪有這麼多，他們結果說有。

訪：所以那時候您也不擔心那些素人他們上去什麼反應？

田：那個我們要給他找回來，他頂多講錯話而已，他還會怎樣。他也不會在那邊脫了衣服在那打滾，是不是？他頂多講錯話，你要跟他說不能這樣說，要怎麼怎麼做，這樣你給他糾正過來，這很自然的東西。所以《我愛紅娘》是沒有劇本，沒有排練的。這個節目的功能就是撮合你們去做朋友，你扮演的是這個角度，你不是當事人，你只是一個橋樑。不一定主持要說話說得很多，也不一定說我是主持人就是你們的主角。主持人不是主角，誰來上節目，我們請來節目那個人才是主角。所以現在的主持人都是表現自己太多，請來的客人給人家表現太少，這個都不好。包括外國電視也是這樣子。但是你真正的能夠.....你請來的客人你需要他來.....因為《我愛紅娘》他厲害在哪一點，每一集沒有同樣的人，除了兩個主持人以外，沒有

同樣的人在表演，不可能有同樣的人，所以人家看不厭，人家看不厭。這次沒看過，下次欸這個步錯，他換人了嘛。這個也是做節目的一個很特殊的地方。你演連續劇，有些人看是看故事而不是天天看你，是不是？這個《我愛紅娘》這種節目沒有故事，你來了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就是一個故事。沒有劇本，沒有排練，硬通通的來，直通通的去，最後我們就錄下來。我們跟他講，現在排練一下哦，來來來，你們通通來，其實排練時候我們就拍下來了。你要告訴他現在正式演出他會不自然。你說排練，排練他心裡踏實，講錯還可以重講，對不對？所以他很踏實，他很自然，他不害怕。正式來，五、四、三、二、一，你這個倒數完了他頭也昏了，他會緊張。所以做節目，它不是戲劇節目，做這種節目你必須要了解，因為來賓不是專業，他也不知道鏡頭在拍他，我應該怎麼樣擺姿勢，他通通不知道，你就很自然的跟他談，我們的攝影師就自己去找鏡頭。那再加上你主持人經驗比較豐富的話，你不會把他帶偏了，我一定是在這個區域裡面，那個角度我也知道，你攝影機在那裡、怎麼拍他我都知道，是不是？我們就把這個角度跟他.....你聊天時候，很簡單，他角度不對我就過來一點，你頭轉過來，他拍就好拍啦，同樣的道理。所以做一個節目主持人，不要把自己當成明星，你是個工作人員，你絕對不是明星。你把你的工作做好，明星是你邀請來的那個特別來賓，他是明星，所以要有這種心態，你演你自己就好了。為什麼沈春華做這麼好，沈春華你看人家在舞台上沒有一句廢話，他的內涵很好。他都顧慮到接受訪問的人，他會提他，你應該怎麼講，他在訪談的話裡面他都會提醒人家怎麼說。這才是好的主持人啊，像沈春華這種主持人，我告訴你，現在難找，太好了。我跟他不熟.....

訪：那是您第一次跟他合作？

田：《我愛紅娘》（不）是第一次跟他合作，不是，那個時候是大專院校什麼參加一個國慶的晚會，他是代表輔仁大學來做主持人的，那麼那個晚會我是總主持人。我一看這個主持人很好啊，所以晚會弄完以後我就跟電視台講，電視台就約他說你有沒有意思來電視台工作？他本來不願意，他學新聞的，他希望進新聞部，後來他來了，來了以後有一段時間他又到美國去讀碩士，在南加大讀碩士，他學的也是新聞，新聞管理。那麼回來以後.....



所以他做的節目你可以看得出來，沒有別的，就是很自然，很有內涵，你想要的東西他都會問，他不表現自己，這就是好的主持人。

訪：節目這麼紅，這麼多，在做的過程中，在做的七、八百集過程中，您從頭到尾都是這樣主持，還是有什麼變化？

田：從頭到尾都這樣做，沒有變化。有變化就是從一個對一個變成一個對三個。為什麼？因為報名的人太多了消化不了，消化不了啊。後來又增加有大哥哥大姊姊，大哥哥大姊姊就不用挑選了，就是讓他們來聊天，因為大哥哥大姊姊的挑選就沒有意思。但是大哥哥大姊姊在我們找他來上節目之前我們會挑選，為什麼，有些人是來出風頭的，這個就不能夠，有些人想來，他騙你，他有太太也來參加.....（訪：有這種例子？）對，所以我們盡量避免。我告訴你，我們那個洪理夫啊，他很負責。他如果懷疑，他會去家庭訪問，他都默默都跑到你家去了，敲門（問）誰誰誰不在家。出來的人說你找他做什麼，他要來參加《我愛紅娘》。（對方說）他是要去死喔，我是他老婆他要參加什麼《我愛紅娘》。真的有這種事。

訪：哇這麼認真過濾。

田：他真的很認真，所以我好佩服洪理夫，他是一個很負責任的，尤其是這種節目。這種節目講難聽一點啊，你做得好，很高尚，做不好是色情嘛，是不是這樣？等於色情介紹一樣。對不對，你們兩個見面以後你回去幹什麼我們也管不了。但是洪理夫就有辦法，有些沒有被選上的，他居然成立了一個紅娘俱樂部，他們每個月都有聚會。《我愛紅娘》促成這麼多對，不是電視裡面促成的，都是後來他們聚會促成的。都來了嘛，大家每個月一次聚會，吃吃喝喝，找個什麼地方交流，這樣子彼此第一個會進一步的了解，第二個你看得也會比較清楚，是不是？那不是我們安排，是你自己願意的。我們當初的安排是根據你的學歷，根據你的形象給你安排差不多的相對的人給你去，最好是你們.....他最後成立了一個紅娘俱樂部，每個月都有聚會耶，聚會的時候，聚會的時候那些人才自動地交流，好像幾年前還有，在美國都有。

訪：《我愛紅娘》第二代的女主持人是換張月麗嗎？跟沈春華的合作方式有什麼不一樣？

田：不一樣。張月麗只是漂亮，而且他做的行業是空中小姐，所以他在言談上沒有沈春華那麼樣的圓融。表達沒有沈春華那麼樣的自然。所以做了以後，憑良心講我也不做了，因為你跟這個主持人在那裡搞到最後，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出來，我們也不想做了，後來我就跟洪理夫講，我說也不做了。後來這個節目還很紅，他就找了巴戈、鄒美儀，來做主持人，這兩個是在演藝圈裡面的丑仔，是演小丑的。他們兩個都在那裡稀哩嘩啦的，人家爸爸媽媽帶兒女來交給你，看到這兩個這樣子，人家也不要了，不敢交給你啊。所以做沒有幾集這個節目就毀在他們兩個人的手上，就停，沒了。因為沒有人來報名你就節目不能做。（訪：對，後來風格不太一樣）後來風格不一樣，大概混不到一兩季就沒了

訪：後來有主持一個也是洪理夫先生製作的《合家歡》？

田：《合家歡》是跟《我愛紅娘》同一時期。同一時期我們有個《合家歡》，那個是給我們叫大哥哥大姊姊，是有家庭的人來做這個家庭和樂的一個，也有說是第二婚的那種大哥哥大姊姊。那個節目沒有《我愛紅娘》（紅）對，是因為報名的人有很多不能上《我愛紅娘》，就來了個《合家歡》。

訪：後來還有什麼主持工作您印象比較深刻的？

田：我沒有，反而我做那麼久，憑良心講，你們講這些在我記憶裡面都很模糊。因為第一沒有劇本，第二是這麼多節目，我大概在台視幾十年來，上千個節目，所以你有時候講這個節目名稱我都想半天，我說這我哪裡有做過這個。有啦，也有些做個一季就沒有了，或者是怎麼樣，很多啦，但是比較長久的是《我愛紅娘》，《我愛紅娘》等於是一個代表性的節目。因為第一，做了十幾年，第二個是那是台視本身的節目。台視本身的、是內

製節目。這是請洪理夫來做製作人，所以他節目的品質會比較好一點。因為後來有人也模仿《我愛紅娘》來做，當然我不確定啦，是聽說啦，有很多人是收人家錢來上電視的，會淪為這樣子，我們就說不要做了，這個不好。因為有很多人他不是為了來交朋友，是為了來上電視出名的，給製作人一點錢。我們是要給人家錢，我們當初做的時候，雖然不多，1350 嘛，反正就是來上電視，我們就是 1350 塊，你的出場費，誰來都一樣。除非那些我們請來的大明星跟你談好了價錢，那是另外一回事，你請來賓、請哪裡的人來，《我愛紅娘》來上節目的人都有錢，都有 1350，是不是？洪理夫不給我們都會翻臉。他是規規矩矩的一個人，頭腦很死板，很古板，所以他做這個節目合適啦，他很嚴格。很正派。

訪：那個主持現場特別節目，鄧麗君那場是民國 73 年，後來又做了楊麗花也是一個，他也是千萬個感謝，《楊麗花千萬個感謝》。

田：有我嗎？我不知道。

訪：網路上面有寫，85 年。

田：我做過很多，可能有。（訪：在體育館。）但是那些我們做完了已經忘記了。

訪：跟楊麗花的合作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印象的經驗？

田：沒有，大概也就是這樣子。但是我跟楊麗花是好朋友，因為我跟她的先生是同學。洪文棟，我們是中學同學，都是建國中學，建中。所以呢，楊麗花跟我有特殊的感情就是因為他先生的關係，至於我跟他合作機會不大，幾乎沒有，除非特別節目他會來參加一下。因為他那個節目，他本人要製作本人要演出，就是台視的那個歌仔戲。台視歌仔戲不是看戲是看楊麗花，憑良心講，大家是要看楊麗花，你楊麗花不演就沒人看了，反正就是這樣子。後來楊麗花不演了以後，不是他有一個小徒弟嗎？那個叫.....陳亞蘭。陳亞蘭算不錯了，但是都沒有紅起來。基本上這個歌仔戲的節目在

電視裡面已經消失了。因為人家不是要看你的戲，他要看楊麗花。這跟過去我們電視台一定要有京劇一樣，同樣道理，你如果要拿商業的角度來看，他不能生存，但是在中華文化延續上來講，你應該保留這個節目，所以京劇保留了很久，最後還是沒有了。因為黨政軍退出媒體以後，媒體純粹是一個商業機構，我這個時段要賣出去人家要看的東西，我才能賺錢啊，對不對？廣告都賣不出去怎麼賺錢啊。所以京劇啊什麼這些過去所謂的健康節目，沒有了。反而那些亂七八糟節目反而有人看，就是這樣。

## 八、演出政治戲劇《寒流》

訪：剛剛我們提到《寒流》，《寒流》的演出，是什麼時候？

田：《寒流》當初就是為了那個時候的政治的正確做的節目，《寒流》的製作單位是，好像是台灣電影製片廠，台灣電影製片廠。他是政策性的一個節目。《寒流》是講共產黨的事情。（訪：針對他們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那個時候叫反共啊，所以才有《寒流》這種劇。不過他幾集我忘記了，二、三十集還是三、四十集，也蠻轟動的。所以他是一個政策性的一個安排，那個也不是我們能夠主導的。我演什麼角色我都忘了，演國民黨還是演共產黨我都不知道。所有的演員通通來了。（訪：大集合。）就跟我們演什麼《笕橋英烈傳》一樣。《笕橋英烈傳》是電影。所有的演員通通要來，都要軋一腳，而且沒有錢。沒有錢，就是給你一個車馬費啊，所以通通要來。

訪：愛國演出？

田：對，那個時候還有這個氛圍，現在沒有了。那個時候我們覺得去演演這個戲，覺得對國家還是有點貢獻，有這個感覺，有沒有錢都無所謂。

## 九、參加舞台劇團的體悟

訪：網路上有查到一個，民國 77 年的時候，台視有成立一個、你們在內部成

立一個應該叫「台視華夏劇團」，好像是范守義跟常楓他們成立的，你也是團員之一。那個好像叫內部交流，還是訓練內部年輕的演員？

田：不是，我們有一個舞台劇。因為這些人是舞台劇出身，他們很懷念舞台劇。但是我告訴你，舞台劇太難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演的，所以他找不到演員，能演電視的不一定能演舞台劇。第一個你聲音要你放多大，第二舞台劇是有 position ( 走位 )，他有區塊的。你在哪個區塊人家可以看到你，在哪個區塊沒有戲的時候要你讓出來給別人，這太難啦。所以他們就做了這個。我有參加過他們，就演出過一次吧，那個叫什麼戲，蠻轟動的，我們在國父紀念館演的，叫什麼戲我忘了。我演了一個串場的一個自在鬼，我出來告訴人家這一段劇情是什麼，有什麼人發生什麼事，為什麼會發生，大家看。我給他們串場，演出了一個這個，但是這個人的戲劇中人，這叫做什麼，我記得我叫做自在鬼還是什麼。那個是舞台劇，那個太難了，不好演啊，很難演，你沒有真實本事上不了舞台。嚇你都嚇死了，下面那麼多人那麼安靜，幾千個目光就盯在你一個人身上看，你怎麼演？所以演這種舞台劇那是真正的演員，像常楓他們這些人可以，叫現在那些新的小演員，很受歡迎那些小妹妹們，他演不了舞台劇，他沒有那個本事。真的沒有那個本事。李麗華可以演，因為他舞台劇出身。

訪：所以你也覺得演員是比較難的？

田：很難，但是呢舞台劇的演員來演電視的話，他要把舞台的那一套拿掉，你要自自然然恢復到你的個人，本來是什麼樣，電視裡面不能照舞台劇那樣演，那個不行。因為你不需要用那麼大的聲音，收音都很容易，兩個人接近的時候鏡頭也可以給你拍得很好，連化妝都不一樣。舞台劇的化妝跟電視妝是不一樣的。你像我演這種時裝的，我從來沒有畫過妝，但是演舞台劇、演古裝就要化妝。因為電視還很奇怪，那個感光度，不是白啊，白並不是很好，譬如說他那麼白在我旁邊，我這麼黑，拍出來以後他那個白會不好看。現在是不是這樣我不知道，過去像我這種臉，大概就跟他的那個原來電視裡面能夠接收的顏色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做了這麼多年的演員，除了舞台劇以外我沒化過妝。( 哇，是嗎？ ) 我沒化過妝。女孩子上電視

不是把他畫白，要把他打暗，因為燈光很亮。燈光給你照亮了之後，你白的他會爆掉。所以電視裡面的妝跟舞台妝又不一樣。舞台上就是這麼一個燈光，你不畫，不把你的五官凸顯出來，下面看的是平的嘛。電視是近看，所以化太濃的妝不好看。

訪：你演時裝的時候是不化？

田：根本不化妝，根本不化妝。但是舞台劇要化。因為舞台劇跟觀眾是有距離的。電視是沒有距離的，你可以把你的電視拿到這裡來看，所以你化濃妝怎麼可以，而且電視的鏡頭可以拍你的特寫，拍你的什麼，他都可以拍，這一拍上去，什麼樣你想變都變不了。

## 十、「田大哥」形象深入人心

田：我覺得做電視這種節目，他是.....應該是一個突破，因為沒有表演的性質，其實就是表演，但是他並不是在表演，所以這種表演的境界是很高的。主要是他能夠有社會功能。能夠真的促成人家變成一個好夫妻。我們後來也有追蹤，《我愛紅娘》大概他們.....據洪理夫講，我們撮合了有七百多對，離婚率很低，沒有幾個離婚的。

訪 2：他還辦旅遊。

田：對，他還辦。那些從《我愛紅娘》出去的朋友，最後都回到《我愛紅娘》來幫著洪理夫去辦別的，還去他去找別的人進來。洪理夫一直還在做這種活動，他有個公司。這個節目，憑良心講啦，我跟沈春華不做了就沒有人做了。

訪：我要請教您，老實講我覺得，台灣電視上面其實您是一個男性的形象，就是「田大哥」、「田大哥」，包含您的粉絲，我們都叫您「田大哥」，是一個大哥的形態留在觀眾的心目當中。那個大哥的形態，我覺得是那時候的父母親教家裡的小孩子如何是一個男人的樣子，其實您是很重要的角

色。以前父母說，將來你要做一個男人，像田大哥這樣，亦莊亦諧，形象很端正，講話的時候不慍不火。很多場合裡面你都沒有表露出太多拔張的情緒，很和諧的把事情弄好，表示出很好的態度。我心裡面在想說，您自己怎麼設定您在電視上，是您先想好說我就是一個為家庭塑造一個和諧的大哥的形象嗎？您心裡是怎麼想這個事情？

田：你今天這樣講，我都沒有想到我會有這種效果。我本來就是這樣，我從小到現在，第一個我很誠懇，不會講瞎話，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不做作，是什麼就是什麼，所以有這麼一個個性，我相信給人家的印象是比較...。因為我在電視裡面表現的.....我沒有表演，我是一個真實的，真實情況給人家看。所以這個，剛才我也特別提到，主持節目是表演自己。

訪 2：十多年來您就以這個形象，田大哥的形象，變了一個世代的「田大哥」。

田：「田大哥」憑良心講，這個名字是沈春華把他叫響了，他從第一集就叫我叫田大哥叫了十幾年。所以觀眾見到我，連七、八十歲老太太見到我，也是「田大哥你好」。他已經不是一個尊稱，變成一個名字了。所以呢這個也很好，你講田文仲他也許不知道是誰，講田大哥他都知道是我。沈春華這樣叫我的，因為沈春華他是蠻有禮貌的一個人，我們做節目他也不能叫我名字啊，所以他就自己很自然就叫田大哥、田大哥、田大哥。就變成這個名字，台灣話說叫習慣了。所以我到哪裡去，到鹿港小鎮，那個老阿嬤，比我大很多的，見到我，田大哥你怎麼來囉，他就是沒有把這個當成一個尊稱了，或是當成一個什麼，是當成一個我的名號。（訪 2：那您因為這樣其實深入民間。）因為比我大的也叫田大哥，比我小的也叫田大哥。

訪 2：您是家庭也會談論的一個藝人，而且是一個好像隔壁鄰家大哥的樣子的感覺在談論，我覺得是很成功的地方。

田：這個大概是一路來沒讓人家討厭啦，大概是這樣。（您太客氣。）真的是

這樣子，因為我本人也是這個個性。

## 十一、電視從業者的感想：從容做自己

訪 2：以一個電視的從業人員，一個演藝人員來講，您心裡的使命是什麼？一個電視藝人他應該要發揮什麼作用，您有沒有這樣的信仰？

田：我曾經在還有省政府的時候，我是省政府的義工。也做過很多有關於殘障啦，社會福利啦這些的活動，都是基本上都是我做，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在做社會處長，趙守博。趙守博是一個.....他不是做官的，他是做事的人，他的個性各方面跟我很接近，我們都是自自然然地在做事。我並沒有說要想到我在電視裡要有一個什麼樣的形象，沒有，沒有過，我就是我，你要故意去表演我的話，我也表演不出來，那不是我啦。我剛才不是講了嗎？演戲是演別人，主持節目是演你自己，你是什麼樣的人，你該怎麼說話，你該怎麼樣，你的品行，你的各方面，你做久了以後人家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你自己不能講。我說我的品行很好，我怎麼樣怎麼樣，你過兩天出了一個什麼事那不就完了嗎？我一路走來，從民國 51 年踏入電視到現在為止，我可以講沒有負評，因為我沒有做過那些我不該做的事。我把電視當成我的工作，而我不是明星。我沒有說我要去當電視明星，明星是別人的感覺，不是你的感覺，你自己要感覺你是個明星的話，我告訴你，你就不是明星了。明星裡面還分很多種啊，有好的有壞的，我是屬於那種比較不是說太討人厭的。

訪 2：您從業這麼多年，好像沒有緋聞，沒有什麼宣布破產借債太多，沒有什麼賭博給人抓到，戲裡戲外都是一個端正的人。

田：對，我本來就是，我很討厭賭博，會不會？我會。但是我不賭博，甚至於連麻將我都不打。但是我我懂不懂賭博？什麼賭博我都懂。憑良心講，我剛才一開場的時候告訴你，我不是什麼好孩子，我從小我跟黑道很熟，從小。不是說台灣的黑道啦，大陸上的，香港的，我看他們這一路來的，我不是黑道，但是我接觸他們太多了。開賭場的，殺人放火的，危害社會



的，我都看過。我今年八十多歲了，我的經歷很豐富。你像現在我每天還在，我住的地方那個里長辦公室門口，我在泡茶給那些來來往往的人，巡守隊在那喝，他們也沒把我當成明星，我也沒把他們當成.....因為我是那個社區的理事長，我也沒把他當成是我的什麼，所以呢跟他們處得很好。你愈跟他們處得愈好，你愈能了解他們。所以他有什麼話他都會跟我講，有什麼困難有什麼好事，他們會把我當成朋友，因為我是那裡的理事長。像開這個店，我也沒跟他們講我開了店，我從來也沒做過廣告，從來也沒做過廣告。但是我在這裡做了，來這邊吃飯的人，他覺得還不錯，他出去講，那個田大哥在哪裡開了一個店，不錯啊，所以人家會來。我沒有做過任何廣告，所以我說這個為人處事我這一生，我真的沒有把我自己當成一個明星，這只是我的工作，我把他盡我的能力能把它做好就好了。

## 十二、電視事業的功過與責任

訪 2：您回顧這個六十年台灣電視事業的發展，有功可能也有缺點，您也看過這麼多國外的節目，您也經歷了很多，回顧這個台灣電視事業的功過，您有什麼看法？

田：呃，功沒有，過太多。為什麼已經違背了當初做大眾傳播事業的宗旨。這是一個現在電視台，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他把他太商業化，這是第一個。這個也許在生意人來講是對的，但是在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來講，這是不對的。你要向我們的理想去做的話，你也可以收。但現在是完全把它商業化，這個很不好。我再講白一點，你請這個人來做節目，他賺錢你才會要他。如果那個形象很好的來了，能○○得很好，他來了一兩次不賺錢賣不出廣告你不要他了。這個是功還是過呢？你對我們整個大眾來講這是一個過，在你經營事業上來講，你商業能力上可能是個功，它為你賺了錢嘛。所以做這個行業的人，尤其是大眾傳播行業，你不能把功過放在那，不要把利放在我們前面，也不要管功還是過，你把你的本分、我應該做的事情把他做好就好了，是功是過讓觀眾去評分。那麼我到現在為止，我看到很多來這邊吃飯的人，或者過去我碰到很多的以前的觀眾，很少人說田大哥我很討厭你，幾乎沒有。他不是說我演得好不好，而是我一路來都在螢光

幕前，我是一個檯面上的人，但是我沒有做過那些不該做的事，所以他們才認為我是一個比較正派的人。但是有些人他是要做那些亂七八糟的事出名的，那些人不是沒有，不是沒有，有，我舉一個例子，這個人也是我好朋友，但這個人已經過世了，高凌風。他就是從邪的方面走到正的方面來了，所以他也紅啦。今天講句難聽的，高凌風的歌能聽嗎，不好聽嘛，高凌風的舞跳得好嗎，不好嘛，但是他有兩個阿花啊，那兩個是，那兩個舞跳得好啊，形象好，讓人家看起來很舒服啊。所以高凌風也很聰明，他知道他自己的缺點，找兩個伴舞的非常漂亮，人家也往舞台上看了，看不看我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也在台上。他的歌好嗎？絕對不好。又不會唱歌又不會跳舞，就是耍一些怪招，然後他就.....但是這個高凌風絕對是一個聰明人，也是一個有學養的人。但是在舞台上，他沒有拿準自己，沒有把自己的優點全部發揮在舞台上，而發揮的就是那種，我講難聽一點，他走了邪道，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走紅，因為嚴格講起來，他不夠格當一個歌星啊，他的歌，現在也有他的歌，可能還有唱片什麼的，你聽聽看，真的不好聽。「我的熱情，啊，好像一把火。」是不是這歌啊？是不是？高凌風。紅得半邊天啊，紅是紅在那兩個妹妹，大家要看那個妹妹。那個歌有什麼好聽的？到現在為止我也沒看人家傳唱，能夠傳唱的歌都是經得起考驗的，禁得起考驗的。一定是有深度的歌曲人家才會傳唱。

訪 2：最後一題，如果您要給下一代年輕人要進入影視事業，您會有什麼建議？

田：第一要正派，這個行業不要為了賺錢而來，這個行業賺不到很多錢，真的賺不了很多錢。能賺到很多錢的人都不是因為他在電視裡面演出而賺錢。你像那些明星，演電影的，那個可能因為電影賣出去以後他有分紅，那個可能會賺錢，電視沒有辦法。因為電視是送到家庭裡面去的，所以你有一個社會責任。你必須要負責社會教育的責任，因為他的功能在這裡，跟電影不一樣，電影要買票才能去看，我可以不看。但是送到人家家庭去的東西，人家不看也得看，是不是，我不看我孩子還會看。所以自己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你要知道有一個社會的價值跟功能，你一定要維持住它的原則。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從事這個行業，我個人的原則。所以我一直在這個

行業裡面，不要說是外面的觀眾，在我們同行裡面也沒有負面的，我也不跟人家講說我一定要做什麼，你來上我的節目我都捧你，所以我們從事這個行業的，第一個你要先記住要有社會責任，你有社會教育的責任，所以你自己應該怎麼做你自己要衡量。第一個你本身的行為素質就要提高。當然不要說壞事不能做，還要做好事，要做榜樣，要做給人家看。那怕是你一舉手一投足，在電視裡面講的任何一句話，都要有正面的形象。很多孩子們聽明星的，他不聽爸媽的，明星講句話他會把他當回事，爸爸媽媽叫他做什麼，我不聽。但是明星講的話他會聽，所以你看看這個社會責任有多大，所以從事這個行業的人，一定要先顧慮到社會責任。不要.....當然戲劇節目另外一回事啦，演壞人是一定要演嘛，就是你從事這個行業，你自己做的節目也好，你自己在電視裡面拍的節目也好，你個人的行為規範，你個人的形象各方面，你一定要維持對這個社會上沒有反面的影響才行。我想從事這個行業的人，別的都很簡單，這個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好壞都沒關係，好就好，壞就壞，不要影響到社會，尤其是風氣的，你有帶領風氣的這種功能，所以必須要還是要自己要做一點這個良心事業。

( 訪談結束 )